



睡梦初醒，听一片啁啾

余昌民

■ 作者简介

余昌民，1964-1970年就读清华大学电机系。1979年考上经济管理系管理工程专业首届研究生。历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企业管理、发展研究、文化建设方面的负责人和董事总经理助理。曾任深圳清华校友会秘书长、副会长；获2009年度“清华校友紫荆奖”。是清华校友围棋社的资深元老、名誉理事长。

美丽的错误

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胡侠君读《维多利亚女王传》，“老毛病重犯，一心想知道那位‘穿了全副国服’参加万国博览会（1851，伦敦）的中国人到底是谁”，百般求索，终于考证出是广东商人徐德琼的可能性最大。偶然的一次留意，竟为一段史实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注脚。

无独有偶，我也有过一个会令人们不无遗憾的“历史发现”。

1990年我主编新的招商局集团宣传画册，集团研究部总经理梁宪说起曾在台湾省杂志上见过一幅古老的照片，是清末三十名留美幼童出国前在上海轮船招商总局的合影，我闻之大喜，托他设法找到，画册因此而足足增了厚重，壮了声色。这幅罕见的历史照片在海峡此岸披露，这很可能属最早的一次。

当年留美幼童的尘封的故事，时下因一本《留美幼童——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》和五集电视片《幼童》而炙热了起来，而最具冲击力的、也是最惹人情思的就是那三十个身着“国服”、神情新奇的孩子，人们都说，其中的一个就是后来声震华夏、功勋卓著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。

一天，我在行政部总经理钦祥华办

公室与他切磋完画册的各种细节，信手抽出书柜里的《中国航运史》，翻开来看，触目的一条正好记载：招商局的轮船1873年搭载了第二批留美幼童。詹天佑是第一批，那就是说，这幅仅存的弥足珍贵的照片里没有詹天佑。

我进一步核实，李鸿章1872年12月23日向清廷奏呈《试办招商轮船折》，1873年1月14日轮船招商局正式设立，而四个月前的这一天，第一批留美幼童已经抵达了旧金山。

我只能对事实轻声叹惜。假如能够选择，人们真心愿意照片里留下了詹天佑——一代中华精英的出色代表——的身影与精魂。谁都相信他在照片里，这个错误是那么美丽！

倚谁的马

睦达明著《文牋趣话》是一本清顺有趣的书。我前后翻看，就像端详一位初次晤面的来客，这是决定我的阅读序列所必需的环节。

有人说重读旧书如晤故人，这次我真真切体会到每次晤旧都有新的收获，好书若非再读，遗漏必不可免，就像对人倘若仅有一次接触，恐怕要错过内涵丰富的佳友了。

信手将书摊开，见页首援引《老学

庵笔记》的一则作为主题，而陆游此书我读过，为何竟渺无印象？我从架上抽出原书，怀着拿它是问的心情翻到该处，果然是当初不经意地掠过了。不仅如此，我又瞥见一句“姓‘但’者，音若‘檀’”，灵机一闪，随即拨通清华校友但桑的电话，一问，他也不知，极口盛赞了我的“渊雅”，当即索了书名要奔“老学庵”而去了。

合上书册，详观书衣，底纹是数列浅色文字，见有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之四十余字，说的是东晋袁宏“倚马可待”的典故。俗话说“下笔千言，倚马可待”也好，李太白的“日试万言，倚马可待”也好，都是活脱脱的才思敏捷、文笔矫健的形象。我对《世说新语》一直爱不释手，忽然想到没有琢磨过到底倚的是谁的马？果真如通常解释的，我们的主角翩然潇洒地靠在自己的马上书写，或竟至于让传令官在马边立守待取吗？重新细看原文，原来大司马桓温“唤袁倚马前令作”，那么，军情紧急固然是一方面，已经“被责免官”的袁宏尽管立功心切，在上司的马前低眉伺候的他只怕怎么也洒脱不起来吧。

睡梦初醒，听一片啁啾

“我们不是从祖先那里继承

了这个地球，而是从子孙那里借来了这个地球。”美国绿党以新颖的思维喊出这句口号，确有振聋发聩之效。眼见短短一百年来人类自毁生存环境之速，每一个有理性的地球人都不免困惑难安。

平日阅读杂书，见我国古代先民不但主张亲近山水，还不乏对自然环境的刻意保护。明末祁彪佳在给陈卧子的信中写道：

“绍兴府治，山环水绕，据一境形胜。……历朝守土，莫不加意保护，禁民埋葬，止樵苏，以防郡龙之伤损，培越州之灵秀。”绍兴一带的明山秀水，原来融进了多少代的慧心和努力。

清代郑板桥在潍县任上给弟弟写家书，劝导他不要笼中养鸟：

养鸟莫如多种树，使绕屋数百株，扶疏茂密，为鸟国鸟家。将旦时，睡梦初醒，尚展转辗转在被，听一片啁啾（zhōu jiū），如《云门》《咸池》相传为黄帝、唐尧时期的乐舞之奏。及披衣而起，颀（huì）面漱口啜茗，见其扬翬（huī）振彩，倏（shū）往倏来，目不暇给，固非一笼一羽之乐而已。

植树引鸟，纵其天性，享其和谐，拥被仙乐入耳，移步彩翼环飞，若无达人深致，描绘不出这一番天籁美景。

袁子才的《随园诗话》中有一则“诗谏”的故事：一位江西

太守欲伐一棵古树，听不进反对意见，偏有执著的人写了一首诗挂在树上：“遥知此去栋梁材，无复清阴覆绿苔。只恐夜明秋夜冷，误他千岁鹤归来。”这位太守毕竟不是顽石脑袋，想想清阴没有了，绿苔没有了，珍禽也就不来了，祥瑞景象不再，不禁“怦然有感”，终于“停斧不伐”。

更有趣者，据《尧山堂外纪》记载《词林纪事》所引，北宋年间石曼卿（延年）做胸（qú）山一代的地方官，玩了一个泽被后人的游戏：他派人用泥把一个个桃核裹上，来了一个弹射到山崖谷底的比赛，“嗣后花开满山”。这样的公务员，服了！

妙语难求

母亲自从治好了白内障，感觉万物焕然一新，可是近来又开始凑近了看背投电视了，我生硬地说了句：“你又不是看不见，越近颗粒越粗。”母亲吃力地站起身，撇下一句：“不看了。”我没想到往电视前凑可能还会有耳朵听不清的原因。

过后我想，何不换一种说法，比如我说：“妈妈其实是我们家最大的追星族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她会问。“你不仅看歌星们唱歌，还闻味儿。”那效果便可想而知了。

我时常会在不满意的即兴应对之后回想，也能找出效果奇佳



深圳市清华大学校友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

的妙语来，但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唯有后悔，同时自愧缺乏吞吐自如、语惊四座的急才。

有一次，是我接过了别人的火花。

安达是中国最初的几家上市公司之一，我作为执行董事主持了在科学馆举行的第一次股东年会。正当董事长宣布安达股份向多元化转型的时候，悬挂在主席台背景的巨大会标“咚”地坠落下来！一阵忙乱，骚动渐息，尴尬犹在，年会勉强继续。这时有一人走近台沿向我抬手示意，我俯身听到他的广东话：“牌子砸下来很不吉利的哦，主持人说点什么才好啦。”我一听有理，脑子急速盘旋，待下一次走上讲台，首先插入一句话：“刚才牌子跌落下来，大家看到有惊无险。其实，这正预示着‘安达运输’

的谢幕，和‘安达实业’的新生！”话音刚落，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，经久不断……

有一年临近校庆日，校友会会长带着市长的同班同学和我前去邀请市长出席校庆活动。走进办公室，眼见市长“手挥五弦，目送飞鸿”——手持文件，电话不断，来人川流，当会长汇报校庆安排时，市长头也没顾上抬。会长示意我补充，见状，我沉静地开始说：“校友情谊伴随人的一生，全世界从总统到平民，都异常地重视；不管人生潮涨潮落，校友之间的关系永远不会变。”这时市长头一抬，顿住，说：“好吧，我去。”

美国杰拉尔德·加德纳编著的《总统的妙语》（毕雪萍译）是一本有趣的书，那些有滋有味的段子我随时还能从读书笔记里

找出来。读了才知道，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有自己的文学班子，他们负责为总统准备一张张写好笑话的条子。我是深圳清华校友会秘书长，从中我也学会了在筹备上千清华人集会的时候做一点必要的“功课”。

那一年，政协礼堂前厅已经熙熙攘攘将近两小时了，跨越五十余年的历届校友在那里签到、领纪念品、穿插、呼喊、欢笑，怎样把他们吆喝入座是个难题，而省长、校长、市领导已陆续落座了……

我决定套用个西方段子。我站在讲台前，示意关了音乐，开始缓声说话：

“我最幸福的日子——是在一个女人的怀里度过的……”话音刚落，全场哑然，人们开始往里涌，泛起不安的嗡嗡声，一点点增大；

“那——就是我的母亲。”哗的一声，像高闸泄水，然后笑声泛起；

“我最留恋的时光——是在一个摇篮里的金色时光……”笑声忽然收住了；

“那就是——我终生怀念的清华园！”

我的开场白淹没在暴风雨般的笑声和掌声中……

我宣布纪念大会开始。🍷

2006年